

文旅园地

石楼赋

□ 宋小泉

 吕梁西隅，黄河东岸。踞高原之断崖，扼秦晋之咽喉。因石磊如楼而赐名，居北纬三七而独秀。黄土承五千载农耕之脉，青铜耀三千年礼乐之光。旗卷东征，铸红色丰碑；绿满群山，养四时清气。

 览其形胜，天造地设。境东通天，绵亘百里，苍岩累叠，层楼如楼，隋帝惊叹；主峰黄云，松涛入耳，傲骨横空，撑起吕梁铁脊。境西老河，万古奔流，断岸绝壁，象驰蛇舞，毛公盛赞；更有奇湾，陡然回转，尽显母性温婉。刚柔相济，乃成造化之玄机；山水互鉴，始有古邑之奇观。

 溯其渊源，沧桑渺邈。仰韶龙山之世，刀耕火种，陶声瓦气，开物化蒙；及至夏商千年，石消铜长，耕牧相错，兵家必争。

 何方某国，冀能一逞。龙觥健朗，鸢鸟拙朴，“石楼类型”史册留名；夷吾封臣，诸侯逐鹿，“屈产良骥”一语千钧。“唇齿之问”犹贯耳，枉费忠臣良谋；“牧马之川”焉在哉？唯见万壑千沟！西汉置土军，北魏称岭西，隋初改石楼，县名沿至今。属吏多更，隰州久制。辛亥孟夏，析归吕梁，尔来五十有五年矣。屈命多“屈”，悲忆不绝。北齐高洋平山胡，三路夹击，灭族易种；明末李闯王过境，大肆屠戮，村舍为墟；及至抗战，日寇入境，焚屠奸掠，暴虐无道。

 忆其红史，烽火峥嵘。一九三六春未启，红军东征渡河急。破“固若金汤”之河防，播“抗日救国”之火种。首战首胜，伟人登高怀古，吟成雪词绝唱；且放且收，群雄穿梭转战，扩红筹款赤化。红军纪念馆，铭东征记忆；晋西会旧址，传英雄故事。地蕴其宝，世守其文。煤海滚滚，油气浩浩，深藏地腹；灰石陶土，成丘成陵，取用不穷。地道药材，甘草久负盛名；稀奇物种，繁杂不计其数。屈产灵泉，涓涓一脉越古今；永由槐祖，静卧孤村四千载。东岳行宫，藏宋金墨宝；元代戏台，属海内仅存。郝氏府第，“凤凰展翅”；县城古楼，奇在“无根”。屈邑多瑰宝，孰视不知惜。师帅人贡，驰誉庙堂；垣蜂酿蜜，几度流芳；原产骰谷，

磻口古镇赋

□ 梁大智

 九曲奔雷，大河东注；吕梁叠翠，古渡凝芳。晋陕分疆，隔沧波而望吴堡；淤黄汇流，披险磻而镇临康。斯地名曰磻口，世誉黄河第一镇。枕卧虎之灵峦，襟千里之洪涛，揽高原之雄阔，承晋商之华章。方寸墟落，藏千年风云变幻；十里商街，载百世烟火沧桑。

 观其形胜，独绝河川。大同古磻，号黄河第二险滩，四百丈阔河，骤收八十丈狭流，洪波震迫，暗礁嶙峋，浪涌如山，声震层云。激水奔涌携沙，汇黄河而凝磻石，千载积砾，天成险隘。古之舟楫，溯流至此止步，千帆卸桅，万货登岸。水陆之途于此分界，南北商旅于斯交汇，天然码头，应运而生。古镇环山水而筑，呈半圆之形，依山就势，曲巷迂回，百里版图，襟山带河，形胜甲于晋西。

 溯其源流，史脉悠长。战代为边陲要冲，烽烟守望山河；南北朝为御胡前哨，戍卫屏障一方。元代始开防重地，州县共管，锁钥西疆。隋书载名，初为戍守之隘；清世兴盛，终成商贸之邦。乾嘉以降，市井繁兴，道光年间店铺林立，民国商号逾两百家。西通陕甘宁蒙，远接塞外戈壁；东连太原京津，直达燕赵通衢。铃铃回荡山谷，船筏穿梭沧波，码头日泊百舟，街巷商贾云集。票号通四海财货，当铺济八方商旅，货棧堆南北珍奇，一时水旱码头小都会，名噪北国，誉满九州。

 悼亡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沉重也最深情的文体。它以文字为祭品，以诗意为哀思，为逝去长者立心、立行、立德。诗人李有亮的《也许——痛悼李旦初校长》，是一首克制深沉、意蕴绵长、格调高远的现代悼亡诗。

 全诗摒弃传统悼诗悲苦凄厉的宣泄方式，以温柔想象开篇，以猝然离别转折，以一生功业铺陈，以万千哀思收束，虚实相生、情景相融、情理兼备。

 诗歌跳出了个人悲欢的小格局，将对一位教育前辈、文化先贤的缅怀，升华为对生命境界、师者风骨、文人理想的崇高礼赞。

 纵观全诗，文字质朴凝练，意象清新通透、情感厚重内敛，兼具文学审美价值与人文精神价值，是当代悼亡诗歌中极具温度与深度的佳作。

 1、整首诗歌最独特、最动人的艺术开篇，便是连续三组“也许”的温柔假设。诗人刻意回避死亡冰冷、残酷、决绝的本质，用远足、垂钓、泼墨三组极具文人气息、恬淡从容的意象，为逝者的离去赋予诗意、释然与浪漫，彻底打破了传统悼亡诗哀恸凄切的刻板范式。

 “也许，这只是一次远足/远至湘江岸边/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/仍会引你重返故里”。“远足”是全诗的第一个核心意象，轻盈、从容、奔赴远方，消解了死亡的终结感。在世人认知中，死亡是永别、是落幕、是归零；而在诗人笔下，李校长的离去只是一场奔赴远方的远行。湘江（李校长故乡意象）流水迢迢，山河岁岁常青，深浅的脚印是生命来过的痕迹，是耕耘岁月的印记，更是牵挂故土、终将归来的执念。这一想象，温柔至极，深情至极，饱含弟子对师长最虔诚的不舍与最美好的期许。

 紧接着，诗人以垂钓意象续写诗意：“或者，这是又一次垂钓/你会回来的/哪怕到了天际/那时，你的背篓里装满星辰”。垂钓，是中国文人经典的隐逸意象，代表从容、淡泊、坚守、静待时光。诗人将师长的一生与垂钓相融，写尽其淡泊名利、潜心育人、深耕文教的一生。“背篓里装满星辰”是全诗极具灵气的神来之笔，星辰象征光明、理想、学子与希望。数十年教书育人、

以诗奠大德，浅语寄长哀

——悼亡诗《也许》的意象建构与精神内核探析

□ 程建军

 笔耕不辍，李校长此生最大的收获，从来不是名利浮华，而是满园桃李、万千英才，是点亮无数晚辈前路的星光。

 第三组假设，落笔于文人本色：“再不然，这是你的又一次即兴泼墨/从黄昏构思，到旭日初升时/就一挥而就”。李旦初校长兼具教育者与文学家双重身份，一生伏案耕耘、提笔成文、以文载道。泼墨挥毫是他日常的生命姿态，从黄昏至破晓的构思书写，是他毕生勤勉、孜孜不倦的真实写照。在诗人笔下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一场酣畅淋漓、一气呵成的创作落幕。三组层层递进的温柔想象，构建出从容、浪漫、通透的生命意境，将沉重的离别，化作一场诗意的奔赴。

 2、温柔美好的假设之后，诗歌笔锋陡然一转，从诗意想象跌回冰冷现实，形成极强的情感张力。“可是，这个平常的黑夜/却生生绊倒了你/如同一个莽撞的孩子/引发了一场旷世悲歌”。一句“可是”，击碎所有美好期许，瞬间拉回现实的悲痛。

 诗人用词极为克制且精妙，没有使用“离世”“陨落”“永别”等沉重词汇，仅用“绊倒”二字写尽猝然离世的仓促与遗憾。黑夜本是寻常安眠之时，本该岁月安然、世事如常，可命运无常，一场猝不及防的离别骤然降临。“莽撞的孩子”这一温柔喻体，弱化了命运的残酷，却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疼。不是岁月催人老，不是功德圆满归尘，而是一场意外的猝然止步。

 “旷世悲歌”四字，将个人离别之痛，上升为学界、教坛、地域文坛的集体惋惜。一位扎根吕梁，深耕三晋文教、躬耕育人一生的前辈骤然离去，是个人的遗憾，更是一方文脉的损失。由温柔想象到现实悲恸的转折，先扬后抑、乐景衬哀，让全诗的悲痛不再直白嘶吼，而是沉淀心底、绵长悠远，实现了“无声胜有声”的抒情效果。

 3、诗歌中段跳出离别之痛，转向对逝者生命境界的升华，赋予整首诗歌崇高的精神内核。“你的灵魂在子夜飞升/这符合你一生的信条/你要把一个‘活’字/踏出绝世大响/却在离去时/不愿打扰熟睡的人们”。

 这是全诗最见人格风骨的段落，精准凝练地概括了李旦初校长的一生信条与处

世格局。“活”字为全篇诗眼，道尽其一生真谛。李校长的一生，从来不是庸碌度日、随波逐流，而是热烈活着、深耕实干、躬身有为，以一生耕耘踏出生命的巨响，以文教担当活出生命的厚度。

 最动人的莫过于结尾的温柔细节：“却在离去时/不愿打扰熟睡的人们”。一生热烈绽放、发光发热、造福一方、成全众生，就连落幕离场，都温柔谦卑、静默无声，不惊扰尘世、不麻烦他人。这份温柔、善良、通透与悲悯，将一位仁者、师者、文人的高尚人格刻画得入木三分。生前轰轰烈烈做事，死后安安静静离场，大爱无声，大德无言，正是君子风骨、大家风范。

 4、诗歌随后展开回望，以质朴笔墨复盘李校长一生的耕耘与奉献，让抒情有根基、有载体、有重量。“你曾穿越荆棘密布的丛林/开拓荒原/你在黄土中播撒一粒粒红豆/看它们在贫瘠中绽放/覆盖三晋大地”。

 “荆棘丛林”“荒原”，象征早年吕梁高等教育开创，吕梁师专办学艰难的岁月。李校长躬身入局、披荆斩棘、开拓耕耘，在贫瘠的黄土大地深耕教育事业。诗人以南国“红豆”为育人意象，红豆赤诚热烈、饱含深情，象征师者赤诚育人的初心，也象征代代传承的文脉星火。一校之兴、一方文教之盛，皆源于前辈于荒芜中开拓、于贫瘠中播种的坚守。数十年春风化雨，让点点星火铺满三晋大地，功德绵长，泽被后人。

 “这时的你/温柔的像个小女孩/你抱这一行行原本质朴的禾苗/最终摆放成抒情诗的模样”。这一柔软细腻的描述，颠覆了开拓者坚韧刚毅的形象，展现出师者最温柔纯粹的本心。田间禾苗，便是莘莘学子。在世人眼中平凡质朴的少年学子，在李校长的培育、雕琢、引领之下，成长为挺拔栋梁、诗意人生。他以文育人、以爱润心，以诗化人，将枯燥的教育耕耘，活成最温柔的诗意事业。刚柔并济的形象刻画，让人物立体饱满，可亲可敬。

 5、诗歌结尾回归现实场景，以无声的送别、漫天的哀思，回应前文的旷世悲歌，首尾圆合、结构完整。“可是今夜，渐行渐远的你/已看不到身后/哭泣的纸幡铺天盖地/你的挽着黑帐的笑容前/万千弟子以手掩

面/长跪不起”。

 全诗至此，情感抵达顶点，却依旧保持极致克制。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没有繁复悲怆的辞藻，只用铺天盖地的纸幡，以手掩面的弟子、长跪不起的身影三组静默画面，定格最盛大、最虔诚的送别。一人离去，万千弟子恸哭长跪，一方山河为之含悲，足见李校长一生德高望重、桃李芬芳、功泽后人。

 逝者悄然远行，温柔释然，生者万般不舍、满心追念。一静一动、一远一近、一淡然一悲恸，形成极致的情感对冲，让整首诗的悲痛深沉厚重、余味无穷。短短几句收尾，既写出师生情深，更写出大德育人者被岁月铭记、被世人尊崇的至高荣光。

 6、纵观全诗，《也许》是一首兼具审美性、抒情性、思想性的优质现代悼亡诗。在艺术手法上，诗歌虚实结合、情景交融，虚实相生，前三段以虚笔想象写温柔远行，中段以实笔回望写一生功德，结尾以实景送别写众生哀思，结构层层递进、脉络清晰、首尾呼应。意象选择清新雅致，意蕴深厚，远足、垂钓、星辰、泼墨、红豆、禾苗，皆贴合文人师者的身份，无一处冗余，无一处空洞。

 在情感表达上，全诗最大的特色是克制而厚重、温柔而磅礴。诗人摒弃煽情与宣泄，以温柔写离别，以静默写悲痛，以耕耘写人格，以追念写崇高。哀而不伤、悲而不颓，既有弟子对师长的脉脉深情，更有后人对前辈风骨的崇高致敬。

 在思想主旨上，诗歌早已超越单纯的悼亡抒情。它不仅是悼念一位校长、一位师长，更是致敬深耕教育、默默奉献、温润善良、躬身实干的师者精神与文人风骨。李旦初校长的一生，热烈通透、温柔纯粹、功成不居、大德无言，他以一生践行了“活”的真谛，以一生勤勉耕耘滋养一方文脉、培育万千桃李。

 这首《也许》，以最温柔的文字，记录最崇高的人格；以最克制的笔墨，承载最绵长的哀思。岁月无声，诗文有魂，大德不朽，薪火相传。笔墨落下的瞬间，离别已成永恒，而先生风骨、育人初心、文人气节，终将如漫天星辰，永远照亮吕梁千山水，永远照亮三晋大地，温暖每一个后来人。

三个暖水瓶

□ 雒晓利

 时饭也能吃了。”挑起水桶接着再走时，母亲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们，人要行好学善，谁也有难处呢。

 说到乐意帮人，这话真的不假，尽管我们是村里五大十口的穷困人家，自家的生活总是紧巴巴的，但一点也不抠门小气。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”，在食物并不丰富的七八十年代，吃口多就是家里最重最大的负担，因此，我家的生活长期处于村里的下游水平，最典型的是吃白面的次数远远少于村里邻居。穷固然是穷，但父母亲都是乐善好施的人。轱辘锅的，钉锅补盆的，肩挑背扛小商贩的，还有过村的老年人，甚至是乞讨的，父母常常把他们招呼在家里，让他们吃一顿热乎饭，知道他们没住处时便留在家里过夜。有一次，赶大车的父亲深夜返家时，在公路上遇上三个结伴离家出走的孩子，最大的11岁，中间的10岁，最小的8岁，又冷又饿，无处可去，吓得哭成一团。问清楚情况后，父亲让他们坐上平车，把他们带回家里。三个孩子在我家狭窄的土炕上住了三宿，父亲发挥他曾为民办教师的知识教育三个流浪儿，母亲站在为人母的角度劝慰他们要听大人的话，把孩子们的思想做通后，问清楚他们的住址，给他们买了车票，安顿在车上，让他们回了家。

 改革开放后，吃饱了，穿暖了，热衷于置办家业的临县人暗暗比谁家添了新家具，谁家的窑洞砖接了口子，谁家批下了地基。当然最初的做法是让家里日常用品丰富起来，暖水瓶价格低用处大，排在买置的前列。在家家户户争相购置的时候，我家从黄家沟供销社买回了一个绿色塑料外壳的暖水瓶。有了暖水瓶，母亲在给壶里灌热水时，顺便晾起一碗水，我们要喝时能和开水兑起喝，喝冷水的习惯渐渐得到纠正。过路的人们歇歇脚拉呱一会儿时，能够随时提供开水，热气腾腾的开水有热情的意味，让母亲的心里很是欣慰。暖水瓶常常使用，加之我家自家人口多，外人来的多，工作量自然加大，大约用了六七十年时，保温效果大打折扣。这样，第二个暖水瓶进了我家。

 第二个暖水瓶是红塑料的，水胆比之前的足足大了一半，用起来更便捷些。母亲是节约的能手，舍不得把不保暖的那个扔掉，在用法上做了调整。新的为主，保持拥有热乎乎的开水。旧的为辅，时常也灌得满满的，来不及喝热水的，直接喝凉水，与热水掺起来喝也有了保障，同时，比摆在外面碗里的要干净卫生。

 第三个暖水瓶是铁皮壳的，是我家从接口土窑洞搬到村里沟底大路上时买回来的。搬家后，紧靠大路，村人路人频繁路过，进门

喝水的人多了，用水量自然增多。有交情的，顺路停下来絮叨一会儿，说说自家的日子吐吐苦水，说长道短一番心情舒畅起来。需要提供方便的就更多了，停放摩托车自行车的，寄存大小东西的，走累了歇一会儿的，停下来等人的，情形五花八门，让路过的人们喝一杯水在情理之中，人们喝口水放松一下也自自然然。我家成了大路上义务供水服务站，母亲乐此不疲，人来来往往，大家的亲热亲切发自内心的，有事没事都喜欢小坐一会儿。

 三个暖水瓶整齐地排列在我家，朴素而挺拔，有精神，一年四季姿态不俗，这让喜欢琢磨生活常理的我看出了异样。终于，在一年的正月，我想通了一个类似的道理。家人团聚说说笑笑正在热闹时，我忽然调侃母亲，说她是“领兵的班长”，理由是“三个暖水瓶是你带出来的三个兵，每天服从领导听指挥，从不说苦也不说累，站有站相，军人模样。”众人听罢，齐声说有道理有道理，真是那么回事。我们兄妹五人接上话题议论，说咱都是母亲带出来的兵，只是咱不像暖水瓶那样听话，纪律意识不够强，但能够说是好人家的子弟，绝不做坑蒙拐骗的事，这是家风家传，要感谢父母亲。其实，在母亲的人生历程中，一辈子就是一个农村妇女，没有当过任何领导。稍微有所不同的是，她热爱学习，在六十年代考入临县二初中，只因家里供养不起而没有就读，她爱读书爱文化，爱唱爱说，知书而识礼，或许是她长期以来为人向善的文化渊源和自我要求。

 2014年炎热的夏天，母亲心力衰竭完成了人生的修行，端午正事宴，天气酷热，非亲非故自发为母亲送行的人很是不少，说她是“好人”“善良人”，说着说着，便有人抽泣起来，叹息好人命不长，仅仅虚岁六十六就病故了。人们还说，好人到了哪里也是好人，在阴曹地府也没人欺负她。听到人们这样说，我专门走回屋里，看了看陪伴了母亲数十年的三个暖水瓶。我在心间给它们挪出了专门的位置，与它们不离不弃地陪伴着。我的脑海里常常有这样一个画面：我和三个暖水瓶相互默默地注视着，无言地托付，深沉地信赖。

 我坚信，这是心头柔软的温暖，是前行坚守的力量，是母亲一字一句的教诲和嘱托。



吕梁山

马烽题

 母亲去世整整十二年了，想起她的时候，常常会想起家里灶台上的那三个暖水瓶，想起她与暖水瓶的往事。三个暖水瓶是母亲心善行善的伙伴，也是最贴心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

 三个暖水瓶是分时段出现在我家的，陆陆续续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组合。母亲把它们擦拭得锃亮光洁，摆放在灶台边上，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件作什用具。绿塑料壳的，服役最长，是村里分了土地单干一两年后买回来的；红塑料壳的，八十年代后期来到我家；铁皮壳的则是九十年代中期，在我家迁居大路边时添置的。三个暖水瓶时常装满水，自家日常使用，供过往行人歇脚解渴是它们承担的公益职责。

 我们村的吃水条件不好，干旱时缺水是常事，需要排队守水。小时候渴了喝水，习惯于拿着瓢在水瓮里舀上半瓢，母亲快声叫